



章太炎全集

书信集
(下)

與 湯 國 梨

(一〇〇通)

—

志瑩女士左右：

昨接電，述張君伯純示語，知左右不遺葑菲，諾目千金，不勝感忭。江左、浙西文學彫敝，荐歷歲年，賴左右昌明詩禮，爲之表儀。不佞得日餘閒，親聆金玉，慰爲無量。邇來人事煩憂，勞於征役，自滬抵鄂，又幾二旬，諸所規謀，未能大定。黎公屬赴燕都，有所箴戒。呂規爲瑱，又在意中。亦因官事便蕃，宜有措置。幸而克濟，東隅保障，不敢不勉。若佞諛阻梗，且作別圖。握手之期，當非甚遠。先上約指二事，呂表璞誠。臨穎拳拳，不勝馳系。初夏氣煖，動定自衛。

章炳麟鞠躬

五月二十六日（一九一三年）

據杭州名人紀念館提供手稿。

二

湯夫人左右：

不佞初十日抵津，已有電報。十一早入京，駐化石橋共和黨本部。都下戒嚴，人情洶擾。聞南京又倡獨立，翻雲覆雨，可謂出人意表。吳淞恐有大戰，家居務宜戒慎。一切可詢問嚴先生，庶無惶遽不安之事。夏秋代嬗，天氣新涼，宜自珍重，勿多啖瓜果涼水、開窗當風而臥。臨紙神馳，思子無極。

章炳麟鞠躬

十一日夜（一九一三年八月）

據湯國梨編《章太炎家書》，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六二年版。下不另注者皆出此。

三

湯夫人左右：

十一日到京，即付悵信一函，當可收到。邇來共和黨甚相親愛，而進步、保皇諸派時騰謗詞，大抵政府使之也。袁公假意派兵保護，已力卻之。天氣新涼，起居宜慎，時時弈棋、打毬，藉以排悶，并令血脈和調，是為要務。如欲瀏覽書籍，案上所庋皆可繙觀，但每閱一冊畢後，當仍歸部□耳。吳淞兵事已解，滬上當無他慮。南京情狀變幻百端，如有所聞，幸書以示我也。書此敬問起

居萬福。

章炳麟鞠躬

八、十四日（一九一三年）

濬宣先生并候。

外與劍侯一函。

四

湯夫人左右：

別已旬日，思子爲勞。前寄二書，計已收到。遲遲未復，存想無極，鏡中對影，幸弗含嘔也。不佞抵京七日，呂外有讒慝，居常杜門。惟共和黨勢漸擴張，此爲可憫。進步黨諸佞人，亦日以衰退矣。吳淞戰罷，浙軍馭北軍，又不相能。閘北一帶，得無騷擾？君平居何以自遣？圍碁宜習，書史常繙。須一二十日後歸來，視君文藝，又當刮目相看也。白露漸零，天氣涼冽，龍須早去，珍重自愛。

炳麟鞠躬

八、十七日夜（一九一三年）

五

湯夫人左右：

得十二日書。君但知京路崎嶇，未知浙路更崎嶇也。保皇餘孽廣布浙西，而軍士亦惟呂虜掠姦淫爲目的。其所以折人者，不在

殺戮之威，惟是狡猾無賴，侮人取勝，道塗盤詰，即其一端。恐更有過於是者。來書云當往烏鎮，鄙意洵不贊成，願更就嚴先生商之。

炳麟鞠躬

八、十八日（一九一三年）

六

湯夫人左右：

抵京日後，連發四函，屢成約也。來書惟十三一件，後遂寂然，豈憔悴不能操觚耶？抑已歸烏鎮，未見吾書也？眷念既深，夜不成寐。得君片字，珍于拱璧，其有以報我矣。不佞在京安好，園林散步，不時出門。雜賓窺探雖多，一切拒絕。報章所載皆虛語也。君近閱何書？眠食安否？嚴先生家有《娛親雅言》一書，小說之流，不失典則，其版若存，君當借觀，以排悶也。書此敬問起居康健。

炳麟鞠躬

八、二十二日（一九一三年）

七

湯夫人左右：

得書教以遇人和藹，弗召眾怨，何其相規之篤也。自入京師，杜門不出，知好來者時與對談，未嘗忤物。昔人云：小隱隱山林，大隱隱朝市。頗亦似之。不佞雖無長德坐鎮此方，連日議員入黨者，

已增三十人矣。驥老伏櫪，志在千里，況吾猶未老耶！如必無成，則老萊偕隱，孟光賃舂，亦從君之雅志也。報章蜚語，不必深辯。從前報分數黨，尚有價值。今則悉是政府機關，人所盡悉，又何足校，此等但目天師符觀之可也。吾今閱報，但橫視命令一過，新聞電報，既皆偽造，即棄置不觀；而君又何必介介于此乎？新涼，諸惟珍衛。

炳麟鞠躬

八、二十六日（一九一三年）

劍侯來信，詢及《大共和報》所述。今日報紙祇是天師符，何以劍侯尚信其言？劍侯才氣頗高，而輕信謠言，取爲病根。如來書言馮國璋爲五省經略，不知何所見而云然，大抵據報紙無根之電耳。今日可以不必看報。望轉告。

八

湯夫人左右：

晨得電報，已覆電去。訖自十一日後發書六度，來函云已得其四，餘二函近想續到也。來函六件，祇得其三，第一即由小影者，是戎事纂嚴，郵遞或有稽滯，所不可知。揭來人事紛紜，轉變難測，共和黨財可支柱，氣亦未雄，況誨之諄諄，聽者藐藐，則雖焦音瘖口，猶不足以救亂扶衰也。所以同德相助者，乃知其不可而爲之耳。不佞雖在風塵，周身之防亦密，比惟日覽文史，聊以解憂。本欲速謀歸計，離此塵囂，然南北亦皆無淨土，兵事未解，亦不容入此旋

渦，是以卻顧不行耳。首如飛蓬，豈無膏沐？殷勤思慕，彼此同之。或欲勸君北來，鄙意亦無所拂，未知以爲勞否？校事不就，家居閒寂，則移家北視，未始非宜。頃日溽暑漸消，精神當可恢復。彈碁詠風，以遣愁思，是所望于雅材也。臨穎神馳，心如糾結。敬問起居萬福。

炳麟鞠躬

九月二日（一九一三年）

九

湯夫人左右：

續得手書，并嚴公來函，知近有歸省意，吾亦頗欲歸耳。然栖遲京邸，瞪目相看，狐鼠不能加害，南行則不虞之事起矣。所目濡滯至今者，正以道塗荆棘故也。飄風驟雨，逆計不能終朝，靜以待之，自有休止，亦願君寧心少俟也。日來仍服黨參，暇即汎覽文史。園有叢菊，時復周眺，以解煩憂。北方早寒，袷衣先著；南想故里，或尚著白紗耳。寒暑代戛，宜自珍衛。少餐瓜果，勿當風偃寢；鬪碁作字，以省愁思，是所至望。書此敬問起居萬福。

炳麟鞠躬

九月五日（一九一三年）

十

湯夫人左右：

時已中秋，歸期未定。思護草以解憂，當與君同斯悲鬱也。省親事想已成，太夫人及哲弟想竝康樂。秋氣凜冽，益當自衛。此間警備猶嚴，一切政論，無由發舒，選舉、憲法諸大端，無非在軍人掌握中耳。此雖由武夫桀驁，亦由議員太無骨幹也。近又有人欲以孔教爲國教，其名似順，其心乃別有主張，吾甚非之。書此敬問起居萬福。

炳麟鞠躬

九、十四日（一九一三年）

十一

湯夫人左右：

被九月六號書，知已安抵烏鎮。前六度書已得其四，所幸小影未失，葆藏篋笥，如覩光儀，且喜且悲，亦何能已！北方政黨情形，氣已蕭索。國會徒存形式，莫能自主，蓋迫於軍警之威，救死不暇，何論國事？前所逮捕議員，近聞已槍斃五人，神龍作醢，靈龜剖腸。吁！實吾生所未見也。不佞畱滯燕都，心如鼎沸，雖杜門寡交，而守視者猶如故，且欲以蜚語中傷。行則速禍，處亦待斃。所以古人有沈淵蹈海，或遁入神仙者，皆是故也。如君思我，我亦思君，有懷不遂，嘆息如何！八月十五夜，坐視明月，憂從中來。少頃月蝕，遂復輟觀。今爲八月十七日也，不覩廣陵之潮、浙江之波，已數歲矣。

煩憂在匈，展轉反側，亦知其無益也。朔氣已涼，而我畏熱，著兩單衣已覺其可，袷衣尚有數件，當可支持。願君珍重，心緒煩冤，書不成字，仰睹屋梁，以思顏色，紙筆所達，什不一二。

炳麟鞠躬

九月十八日（一九一三年）

太夫人及令弟妹皆請轉候。

十二

湯夫人左右：

得嚴公書，知君已自浙返。枳棘之地不可棲也，滬雖躑躅，猶勝于浙。而吾亦離家一月有半矣。昨者兩次騰書，皆寄烏鎮，想未得見（來書六次，所得有四，小影已到，聊伴岑寂）。明月白露，光陰往來，謠詠繇興，告歸無日。若君思我，我亦思君。有悚不遂，如何如何？北方氣候早涼，吾乃畏熱，一著袷衣，便已解去，猶不至號寒也。在京終日杜門，詩以寫憤，神經衰弱，不能多言，既羞與螭魅爭光，亦愚者以養拙。城南南下洼地方百畝，素棺櫛比，殆有萬數，見者寒心，此皆戒嚴之效果也。南京戰事既平，東轡又啓，恐全國無安樂土。君之煩憂，當倍于我；我之跼蹐，又甚于君。苟天道與善，亦何懼焉？自非然者，則亦委心任運而已。勉自珍衛，勿作愁思。短歌八章，錄供翫覽。焚灼之餘，不能成語也。

炳麟鞠躬

九月二十日（一九一三年）

短 歌

丹陽富錢帛，吳王頭已白。亞夫真將軍，不知細柳屯。
華膏炳明燭，督護行傳箭。雞鳴天欲曙，羞與良人見。
我居太行北，君在瀛海渚。但得高屐人，我曹不活汝。
閭闔鬱崔嵬，天門不可開。水深泥滓濁，牛羊上山麓。
東封七十二，玉牒傳人間。不讀西方書，安知舜禹賢？
我本魏王妾，嫁爲漢昭儀。綠衣藏金印，不敢懷邪奇。
天漢至南箕，相間三千里。寧啖箕中糠，不食漢之鯉。
主人何所思，願得丞相章。築室在水中，蓮葉覆茄梁。

十三

湯夫人左右：

二十日寄一書，想已收到。心煩意亂，亟欲思歸。而衛兵相受，戒嚴未銷，出則死耳。邇者檢察廳又以語言之故，起而訴告（因病未去），亦政府使之也。吾處此正如荊棘，終日無生人意趣。共和黨亦徒託清流，未能濟事。劍侯之徒，不知人事險巇，人生憂患，屢電求助。嘻！我躬不閱，遑恤我後。彼但從一面著想，看事容易，豈于京師近狀一概未聞，僕之境遇豪末未知乎？程吉字意非不善，不知楊癖珊即告密者也。皖北人無一可信，此乃吉字所未知耳。嚴公欲來，亦恐蹈禍。戒嚴副司令陸建章吸煙成癖，因黎宗嶽告孫少侯吸煙，即逮捕欲殺之。凡言禁煙者，皆彼所欲殺者也。嚴公來亦遇禍，吾亦非嚴公所能救濟。展轉思之，惟有自殺，負君深矣。然他人皆無可與謀，以疏闊者多，周密者寡耳。此書恐成永訣

也。君得書不必與他人言，但往告君家蟄公，使知此事。蟄公計慮，較他人爲周密，或能圖謀于萬一耳。

炳麟鞠躬

二十三日（一九一三年）

十四

湯夫人左右：

二十四日寄去一書，想已收到。比來戒嚴未解，尚有危機。委心任運，聊以卒歲，而胷中憤懣，終不能自勝也。憤慨既極，惟迎詩以自遣。有時幡閱醫書，此爲性之所喜，但行篋此種殊少耳。家中醫籍尚多，務望保藏弗失。昔人云：不爲良相，當爲良醫。此亦吾之志也。蟄公已見過否？其意云何？劍侯近遣顧某送一書來，以顧係杭縣人，杭縣人難信，故不欲見之。劍侯交人，亦勸其慎密也。君起居何似？惟望珍衛，勿苦相憶。

炳麟鞠躬

二十八日（一九一三年）

十五

湯夫人左右：

月杪連接兩函，言之酸楚，令人心肝皆摧。嫌疑事亦誠有之。當今之時，苟夙隸革命黨籍及開國有功者，自非變節效媚，無不在

嫌疑中，非獨吾一人也。然所目致此者，亦因舊時清譽，過于孫、黃，故其忌之益甚，殆非殺其身、敗其名不已。都中豺狼之窟，既陷于此，欲出則難，縱軀委命，無此耐心，故輒憤憤圖自洩耳。若剝極能復，則坐以待之也。鄂友在都者並謂君宜北來。昨電所以阻君者，以此地不可輕入也。所撰小詞一首，辭旨悲涼，羈人爲之悽絕。當悲憂交集，無可解慰之時，作韻語以寫憂，聊足自免沈鬱。譬之哀極欲哭者，哭出則哀漸解，不得哭則哀彌甚。吾近頗作詩，藉之排遣，君亦宜知此意耳。秋氣漸寒，千萬珍重。

炳麟鞠躬

十月二日（一九一三年）

十六

湯夫人左右：

秋氣蕭索，浮雲蔽光。京師冠蓋之區，閤如幽谷，惟有終日杜門，自娛文史而已。戒嚴令日益酷厲，前以選舉議長問題，逮捕議員八人，誣以通匪，至今未釋。此皆孫毓筠之謀也。共和黨黨員黎宗嶽本與毓筠有怨，毓筠誣共和黨受李烈鈞濟款三萬，共和黨指名控告。適有安徽商人控告孫毓筠私藏洋煙，閉門吸食，巡警往搜，孫將洋煙、煙具自牆擲出，反指控者爲誣，而疑爲黎所嗾使，于是潛往戒嚴司令陸建章處吸食。陸固孫之良友，而煙癖最深者也。孫與陸商，猝將黎宗嶽捕去，又捕原告商人，急欲槍斃，未果，竝欲捕巡警及檢察官。豪橫如此，真乃目無法紀。然以聲名過劣，熊系內

閣亦不能提出孫名也。大抵北京當事者，皆二三無賴下流，內閣雖修飾名譽，而匡救之力甚少。近則軍警又宣告兩院九大罪，且欲逼迫憲法草案延總統任期至七年，且許連任矣。原案任期六年，不得連任。議員已全無力量，恐不能不受其威脅。共和黨名為中流砥柱，人數既少，亦不能濟此橫流也。加以財政匱乏，保守不暇，沈劍侯欲令接濟報館，則登天之難矣。吾意亦欲離京，近尚擾攘，未能遂意。君宜葆愛軀體，重若千金，圍碁書史，以解煩懣。相思不已，路遠如何？書此，敬問起居萬福。

炳麟鞠躬

九日（一九一三年十月）

此函可兼示嚴先生。沈處未覆，宜以實情告之。

十七

湯夫人左右：

不得手書幾半月，未識軀體安否？十一日發一電，想已收到。電望早覆，信亦望早回也。前得家二兄書，云沈貴往取銀一百八十圓，以未得吾手筆，未付。昨已信致家兄，屬付三百六十圓。此間大事畢後，當塗以體面不好，亦甚不樂。四五日來，都中寂寞若無事然，然戒嚴仍未取消也。吾今已御緇衣，昨者偶患風寒，今已略可。君近何以解憂？望即賜覆，以慰飢渴。書此，即問起居萬福。

炳麟鞠躬

十二早（一九一三年十月）

十八

湯夫人左右：

十二日得九號信(初十曾發一電，想已到)，不勝欣慰。夫已氏目的已達，而戒嚴猶未取消，蓋亦別有用意，以此歸期未能克定也。新遷房屋如果可居，則甚謐。移家時，吾所有書籍，一切皆望整理，弗令闕失，或凌亂無次爲幸。此事想君初次爲之，照顧周密，殊非容易，望勉爲其難也。蟄公數常見否？海上早寒，勉自珍衛。

炳麟鞠躬

十九

湯夫人左右：

得十三日函，悲憤宛轉，讀之慘然。前書自言求死，乃悲愁過當之言。昔人云：人生實難，其有不獲死乎？吾亦非懼禍而爲此言也。蟄居一室，都不自由，感激佗僚之餘，情自中發，乃欲以此愆意耳。內念夫人零丁之苦，外思蟄公勸戒之言，亦不能不抑情而止也。前者小恙，乃寒熱迸薄所成，一宿出汗，病亦良已。君亦宜葆愛精神，勉力自衛。既賃馬立司路房屋，移居時應稍注意，書籍勿散亂，器具勿遺失，初遷尤宜防盜也。報章喧傳離婚之言，乃進步黨人有意離間，此輩無賴成性，吾近亦不看報，苦勸同人亦不看報，蓋報紙無一實情也。必不得已，北京有《順天時報》略可看。家資已罄，前已電致家兄取三百六十圓，昨得手書告急，今日又電催矣(遷居之處，尚標其地址于舊居門外，

不然無送交處)。戒嚴令尚未取銷，歸未有期。追念昔人酤酒當爐之事，亦不可猝得，悲何如也！書此，敬問起居萬福。

炳麟鞠躬

十七日（一九一三年十月）

二十

湯夫人左右：

近日想已遷居，書籍、器具無失否？仍望整理就緒。用款前已電致家兄，屬致三百六十圓如尚未到，乃可往取。此間尚未解嚴，天氣雖寒，吾尚能耐，但胸中壹鬱，無可發抒爾。君遷居後，所望諱自珍攝。苟天道無知，亦云已矣，委心任運，以守不貲之軀則幸甚。

炳麟

十月二十一日（一九一三年）

二十一

湯夫人左右：

數日不得手書，想遷居事已畢矣。杭存三百六十圓已寄到否？如未寄到，可將吾信寄去，以作催促也。戒嚴未解，門衛亦未能撤，吾以一月後即當封河，恐欲歸不得，往催撤兵，可作歸計，而當塗甚不放心，大抵必欲逼令受官，留之京邸，此雖非心所願，恐亦無可柰

何，蓋猶勝于虎豹守關也。成敗禍福，本難豫知，今亦不得不隱忍待之。幸身體尚安，又頗能耐寒耳（去歲在京，覺天氣甚寒。今年春，曾往東三省，故近日又覺京師和暖，蓋南、北比較而然也）。君當秋後，頗覺涼否？衣服宜溫，弗冒風寒，是爲至囑。書此即問起居萬福。

炳麟鞠躬

十月二十五日（一九一三年）

回信望將新遷寓址之門牌號數開明，以後信函可不寫沈轉。

二十二

湯夫人左右：

得二十四日書，知尚未遷居，御縣後宜自保重，飲食溫煖爲要。迨遷居時仍弗令物件遺失、書籍散亂也。嚴公信前已接到，以心緒惡劣，不暇作覆。此間事如平常，惟軀體□健而已。書此敬問起居萬福。

炳麟鞠躬

三十日（一九一三年）

二十三

湯夫人左右：

得十月三十一日函，知病體稍復，甚慰。解嚴未成，撤兵無日。